

鮑昌著

中
華
集



一粟集

鮑昌著

花城出版社

一 粟 集

鲍 昌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屋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3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插页 170,000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100册

书号 10261·314 定价 0.80元

自序

一九七二年，蹙居津门。那时我刚从干校里出来不久，被下放到一个工厂里当工人。白天干活，晚上喘气，颇是疲劳不堪，是以心情亦很抑郁。动乱之秋，朋友鲜来上门，更感到索寞，只好在天津吴家窑的一间小楼上，夜守孤灯，用榨出来的一点精力，悄悄地改写《庚子风云》。这当儿，不知怎么地和一位老同志搭上了线。他把没被抄走的《全唐诗》偷偷借给我看。我当然喜出望外，在那个“全面专政”的年代，这真算“吉光片羽”了。一边读，一边感慨，于是掩卷之后，就给那位同志写了两首七律：“北风胡马望南枝，伏枥雄心未已时。贾谊踟蹰愁献策，刘琨起舞愤吟诗。词林往事能谁语，故国前途深所思。关外男儿肝胆烈，悲歌慷慨告君知。”“星殒云流四海隈，山飞水立走惊雷。悦情文苑摛花去，快意沙场征战回。革命生涯青眼识，人民事业赤心推。相期万马腾骧日，痛饮春风酒一杯。”写完，忽想到那位同志也是东北同乡，于是又添上一首：“儿家门畔绿江深，仆本辽东离散人。少小击楫慕祖逖，中年遭厄答卢谌。布衣宁有悬冠志，处士犹存报国心。欲奏高山流水曲，生涯侘傺可知音。”送给那位同志，他好象很感动。

我这里写的“儿家门畔绿江深”，是说我是鸭绿江畔的凤城县人。凤城是我的祖籍，我并没有生在那里，而是生在沈阳。“九·一八事变”那年，甫过一岁，便随全家逃难到北京，尔后在北京长大。按理说，我不是典型的东北人，但家里人总给我讲述故乡之事，因此白山黑水之思，时时萦绕心际。

直到一九八〇年夏，借着到东北讲学之机，才第一次造访故乡，发现县治重新区划，老家已不属凤城而是东沟县了。这里并不在鸭绿江畔，却在大海之滨。晴空如洗，日暖风轻，我在海滨足足盘桓了一上午。眼望那浩淼无垠的大海，以一种高雅的气概向四面展开，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，以致于我坐在海滩一艘翻晒的木船上，久久地发了呆。

在此以前和以后，我还见过塘沽新港的海、北塘渔村的海、北戴河避暑胜地的海、大连海滨浴场的海、厦门鼓浪屿的海、汕头港湾的海，特别是八二年秋季到海南岛访问时，看到了湛江、海口、崖县、榆林的海，可说是把祖国的四个海域都看到了。每一次在海滨伫足，我都会产生个人渺小的感觉。我想，这可能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大家都会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吧！

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中写道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由此留下了“沧海一粟”的成语。其实，苏东坡可能是受到了庄子的启迪，《庄子·秋水篇》云：“计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粟米之在太仓乎。”我估计，可能先有了“太仓一粟”，然后才有了“沧海一粟”。但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极力形容物体的渺小。我觉得它们不是坏成语，用在人的身上，可以使人谦虚一些。勿做井底之蛙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我还处在少年气盛时代，当时很有点

“目极四海，心雄万夫”的气概，妄想在文学事业上做出若干贡献。然而，三十来年过去，非但不敢再气盛，简直有些气短了。即以写作的文学论文来说，能够结集的不就是这么十多篇么？寒伧如此，云何气盛之有！因此我想到“一粟”这两个字，用它来作集名，或可给自己遮遮羞脸的。

收在本集中的论文共十四篇。其实，我自搁管以来，所写的论文不止此数，大约还要多出二倍吧！但那些文章由于太紧跟形势，时过境迁，遂丧失了存在价值。于是，我全坚决舍去。“文革”以前的文字，只留下《论美、美感及其他》、《鲁迅—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忠贞战士》、《典型问题商榷》、《如何看待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鬼神迷信问题》四篇；其余的，都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所作。便是留下来的四篇，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。之所以把它们收入集内，无非是“立此存照”的一点含意。

从内容上看，十四篇文章涉及的面很广，有美学的，有文艺理论的，有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的，还有外国文学研究的。说是广，其实是杂，也就是不专。倘若加上我的小说创作和《诗经》研究，那就更象是“万金油”了。弄成这个局面，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。回想起来，大概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：从事文学创作，原是我的夙愿。但从五十年代初期写了几篇理论批评文章后，领导上和某些编辑同志，都把我看成是“理论批评工作者”了，给任务，来约稿，于是“一发而不可收”。一九六二年夏，从“改造世界观”的农场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，领导上把我分配到美学组，这就又搞起美学。然而我那时的兴趣是古典文学，特别是《诗经》，所以就双管齐下，在美学和《诗经》方面都看了不少书。没有多

久，十年动乱，任何书都看不成了，便只好在劳动之余偷偷写作《庚子风云》。一九七四年，老同志把我介绍到天津师范大学工作，这对我是很大的转机，因为守着个大图书馆，又可以啃啃美学与《诗经》了。谁想到一九七五年，领导上又给个任务，让我与邱文治同志合撰一部《鲁迅年谱》，于是又付出四年岁月，来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。这样一来，我不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成了个两栖动物，即是在理论研究的领域里，也是“文武昆乱不挡”了。我治学之杂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。我今年五十有三，在治学方面也算是知了“天命”，那就是不能再杂下去，一定要收缩战线，防止陷入四面出击、八面受敌的窘境。如今，《鲁迅年谱》和一部《诗经》论文集已经出版，大概就不一定再搞它们了。美学方面有一部专著，不久会写完，似乎也可告一段落。此后的有生之年，若能把宿构已久的小说写出来，于愿已足。只是这理论批评文字，还很难说，因为不时有人约稿，也不时想发表点意见，说不定还会写出几篇来的。

尽管如此，我却不懊悔已经走过的道路。治学杂了，也有杂的好处。一九七八年六月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“杂学”辨》的杂文，就讲了做学问博专结合、触类旁通的好处。据说，国外的航天发射工作，必须由一位样样懂得、样样未必精通的人来当总指挥，这是有道理的。现代科学的有机构成越来越复杂，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；边缘学科的出现，正说明学科研究不能太专门，不能单打一。拿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来说，如果不对文艺科学的三大部分——文艺理论、文艺史、文艺批评都有所了解，如果不对美学也有所了

解，那是很难搞好的。近年来，有些外籍华人学者，回到国内给大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文学，受到了欢迎。原因何在呢？就在于他们应用了外国文艺理论中一些较新的原理，或者掌握了比较文学的知识，因而收到了好效果。反过来看，我们有些同志一味求“专”，以半生精力去死抠一本书，仿佛钻进牛角尖，再也拖不出了。不客气地说，这是新时代“皓首穷经”的倾向，难免要有局限性的。

古人编好文集，爱请名人作序。我这本书，上面说过，自觉得十分寒伧，因之不好烦人，自己动手。序者，叙也，无非是把集中的内容与写作经过，作个概略的介绍。至于文章的优劣，那要由读者去论衡。在这里，我以诚挚的心情，希望读者在发现我的舛谬之处，给以指正。

一九八三年一月，于天津文苑里之望舒楼

目 录

自序	1
美学眸语	1
美是什么：一个提供讨论的新定义	24
论美感、美及其他	48
《巴黎手稿》袖义	56
断了线的风筝	76
——关于西方“现代派”文学的杂感	
典型问题商榷	96
论文学的地方色彩	109
论作品的思想与主题	124
鲁迅—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忠贞战士	185
论鲁迅的“改革国民性”思想	158
鲁迅小说的几个美学特点	176
现实主义的凯歌行进	200
——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发展规律	

在中国“今天和明天之交”的无产阶级 作家——洪灵菲	227
如何看待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鬼神迷信问题	242

美学啐语

—

很遗憾，美学不是一门精密科学。在这里， $1 + 1 \neq 2$ 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一定相等。

假如你是个陌生的来客，那么，美学是卧在沙中的斯芬克斯，它向你发出神秘的微笑。

美学的微笑是神秘的，就象达·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。美学是人文科学中的蒙娜丽莎。

美学的微笑是永恒的，因此，它也象永恒一样迷人。

迄今为止，美学理论有一层朦胧的帷幕。揭开这帷幕的，将是一双幸福的手。

一个人不必成为美学家，一个人必须审美。美属于每个

个人，美属于最广大的群众。

美是古老的，至少比阶级、国家、政治要古老。原始人不以赤身露体为耻时，就以戴上贝饰为美了。

当原始人睁开审美的眼睛时，全世界面对着他。手中的石斧、口边的陶钵、异性的脖颈、洞穴的绘画，最后还有日月山川，都成了审美对象。

美是人类自身成长的产物，美在人类组成社会之后诞生。

大约在旧石器时代，诞生了美。美是氏族的伟大发现。

没有人类，没有美。没有人类社会，没有美。美是社会人的独占物。

美是历史的，美是过程。美的过程，与人类社会过程同始终。

二

在任何情况下，美都是群众性的课题。群众是阶级，是民族，是社会，是时代。群众给美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属性。

群众是客观的存在。因此，群众给美带来了客观性。

群众进行实践。因此，群众给美带来了实践性。

群众曾是超阶级的。因此，美也曾是超阶级的。然而，它没有超过氏族、部落或民族。一开始，美具有氏族、部落的特点，就象图腾（Totem）、塔布（Taboo）一样。

超阶级的共同美，今天依然存在。但总的来说，不能超越阶级的美。

当奴隶在金字塔下呻吟的时候，美有了阶级性。于是，统治者的美的神殿，变成劳动者的地狱。

美的全人类性、阶级性，与美的民族性、地域性共存，形成了以阶级性为轴心的、复杂的美学联立方程。

时代性是一个变量，它使美学的联立方程更加复杂化。

美学家的任务，就是去求复杂的美学联立方程的解。美学是艰难的。

阶级社会以后的美是怎样的呢？那是动人的遐想，是欣喜的迷惘，让后世的人们去解答吧！

美是时代的，美要用时代的尺子去衡量。

美是阶级的，阶级划定了人的审美国。

但是美又能跨越时代和阶级。天啊，那是多么复杂的四维数学题！

三

如果人的实践主要是劳动，那么，美是劳动的产儿。劳动创造了审美对象，也创造了审美主体。

劳动既是艰苦的，也是欢乐的。战胜艰苦，达到欢乐——这是劳动的目的，也是审美的契机。

美，在劳动由艰苦向欢乐转化之际诞生。美是人类劳动的升华，是劳动胜利的象征。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，审美时的快感，从来都含蕴有胜利者的喜悦。

处在异化（Entfremdung）状态下的劳动者，不可能具有审美的心境，因为他头上罩有一张烦恼的网。审美，这是人在摆脱异化状态时对于劳动产品的欣悦的观照。

四

迄今为止，美学中最深刻的命题，是马克思提出的“自然的人化”。

人化，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，就是使自然界适合人的本质，就是使自然界按照人的本质要求来改造。

人的本质，就是人的社会本质、类本质。人的本质在自然界体现了，就是自然的人化。

在原始人那里，大自然是恐惧与希望的混合物。恐惧压倒希望，产生了宗教。希望压倒恐惧，孕育了美。美不产生于恐惧。

人对自然审美，就是要同自然发生联系。这将是一种亲密交融的联系——劳动。在劳动时，人把自然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——“非有机的身体”；人把自然按照自己的本质来改造——“自然的人化”。于是，自然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，带上了人的社会生活性质，变成“人化的自然”。

正是在自然界逐步人化时，展开了美的辉煌的、惊人的历程。

人化的特点，是非动物化。人化的人，是非动物的人，也就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人。

真正的人性，是合乎人的本质的人性。人的本质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

美要合乎真正的人性，也要合乎社会性。美是人性的冠冕，也是社会性的光华。

五

自然的人化，要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。人的本质力量，实际上是人依靠各种社会联系、依靠社会赋予他的聪明才智，去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力量。

人们运用其本质力量去认识和改造世界，就是生活。真正的生活，不是动物本能的满足，而是族类本质（社会本质）的外现。真正的生活，是为族类（社会）去自由劳动，是创造生活的生活。

真正的生活，是劳动实践，以及为自由的劳动实践而斗争。我们的美学是实践的美学，正因为美有实践性品格。

实践永远是斗争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接受赫拉克里特的说法，美是斗争中派生的。

实践的胜利、斗争的胜利，就是认识了必然性的自由。可以认为，美是必然性的花朵，是自由的沉积。

从来的美学家，都把美悬浮在思辨的天宇里，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它拉回到大地上。然而，必须把生活理解为真正的生活，我们才能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定义：“美是生

活”。

六

美不是客观事物本身，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属性。
美是形象。

美是具有美的内涵的客观事物的形象。你说那个女人很美，该不是指的那一堆细胞、蛋白质说的，而是指她的整个形体；你说那座山很美，该不是指的那一堆硅铝酸盐分子说的，而是指它的整个形体。

物质的形象，依然是物质。比如视觉形象，这是物体发出的波长7700—8900埃的光线变幻的结果。听觉形象，这是物体发出的频率20000—20赫兹的声波变幻的结果。无限奇妙的形象，来源于无限奇妙的物质。

美既然是客观物质的形象，所以从属性上说，美是客观的。

并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能成为审美对象，例如粪便、死尸、阴沟、屠场，能够成为审美对象吗？美的东西，必须是符合人的本质的东西，也就是符合人的社会本质、生活本质的东西。但什么是人的生活本质呢？

生活的本质，就是生活的合目的性、规律性、创造性。